

文



国 学 入 门 丛 书

文  
子

类书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工具性质的图书，被称作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近代以来，类书逐渐被各种百科全书和新式辞典所取代。但在原著湮灭的今天，类书中保存的大量古代原始文献就显得尤其珍贵。因此，了解和掌握古代类书的知识，对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料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书简明系统地介绍了我国类书的性质、起源、类型和作用，并详细介绍了魏晋南北朝至北宋时期的二十多种类书的编纂经过、体例、版本和流传情况以及各书的价值和作用，是关于中国古代类书的一部很有价值的著作。

中国古代的类书

胡道静 著

入 門



中華書局



国 学 入 门 从 书

# 中国古代的类书

胡道静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的类书/胡道静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5

(国学入门丛书)

ISBN 7-101-04285-6

I. 中… II. 胡… III. 百科全书—简介—中国—古代 IV. Z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3448 号

---

**书 名** 中国古代的类书

**著 者** 胡道静

**新版责编** 聂丽娟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1982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5 月北京新 1 版

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7 字数 122 千字

**印 数** 1—4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4285—6/I·592

**定 价** 14.00 元

---

## 序

国学的名称起于近代,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为了区别于西学,于是称中国本有的学术为国学。清代学者论学术,将学分为三类:一为义理之学,二为考据之学,三为词章之学。义理之学即哲学,考据之学即史学,词章之学即文学。这是举其大略,详言之,词章之学包括文艺学、文字学、修辞学等。义理、考据、词章之外,尚有经世之学,即政治经济学说,以及军事学、农学、治水之学等。现在已到21世纪,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学术研究、参加世界学术论坛;但是对于本国的学术传统亦应具备明确的认识,要正确全面地了解本国的学术传统,对于本国的学术成就有一定的理解。要想在参加世界学术竞争的同时对于本国的学术亦有明确的理解,研究本国的学术史,还是必要的。近百年来,许多学者对于本国学术的成就有较详的论述,写出一些关于国学的著作,这是值得注意的。其中一些学有所成的专家,将自己的所得融会贯通,写成内容深入浅出的小书,方便有兴趣的初学者,是青年学生研究国学很好的入门书。中华书局将这些关于国学的小书汇编为“国学入门丛书”,有助于引起青年对于国学的兴趣,并为有志于研究国学的读者提供了方便,这是



值得赞扬的。中华书局编辑部同志邀序于余，于是略述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向读者推荐。

張岱年

2002年12月于北京大学



中国古代的类书

2

# 目 次

第一章 类书的性质、起源及类型 .....	1
(一)类书在古典目录学中的位置 .....	2
(二)类书的起源和远源 .....	7
(三)类书的范围和各种类型 .....	11
第二章 类书的作用、反作用和特殊作用 .....	19
(一)类书的本来作用及其流弊 .....	19
(二)类书的第一特殊作用 .....	30
(三)类书的第二特殊作用 .....	46
第三章 曹魏和南北朝的重要类书 .....	51
(一)《皇览》 .....	52
(二)《寿光书苑》 .....	57
(三)《类苑》 .....	58
(四)《华林遍略》 .....	59
(五)《玄洲苑御览》——《圣寿堂御览》 ——《修文殿御览》 .....	62
(六)《瑀玉集》 .....	74
第四章 隋代的重要类书 .....	76
(一)《长洲玉镜》 .....	77
(二)《编珠》 .....	78

(三)《北堂书钞》·····	85
<b>第五章 唐代的重要类书</b> ·····	102
(一)《艺文类聚》·····	104
(二)《文思博要》;《三教珠英》 ——《海内珠英》·····	113
(三)《兔园策府》;《类林》;《增广分门类林 杂说》·····	118
(四)《初学记》·····	127
(五)《白氏六帖事类集》;《白氏六帖事类添注 出经》;《孔氏六帖》;《唐宋白孔六帖》; 《六帖补》·····	138
(六)《稽瑞》·····	155
<b>第六章 北宋的重要类书</b> ·····	158
(一)《太平总类》——《太平御览》·····	159
(二)《历代君臣事迹》——《册府元龟》·····	182
(三)《一字题赋》——《事类赋》·····	201
(四)《重广会史》·····	207
<b>后 记</b> ·····	211



## 第一章 类书的性质、 起源及类型

在我们清理祖国古代文化、研究古代历史的工作中，经常会运用到古代的类书，从其中搜集有关的资料。因为它们总是把历史文献上的各种资料，分类辑辑在一起。因此，类书具有“资料汇编”的性质，是很明显的。

类书辑录的资料，一般都不是单门、单类的专题性质的，而是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知识的，所谓“区分胪列，靡所不载”《玉海》李昉序语；“凡在六合之内，巨细毕举”陈梦雷《上诚亲王汇编启》语者。所以，十分接近于现代的“百科全书”。当然，它们只是封建社会体系的百科全书。而且，现代百科全书的每一词目，总是编写成文，不是专门把有关的原材料辑录在一处；中国古代的类书的编辑方法则一般地与此相反。因此，构成了类书性质的特点——兼“百科全书”与“资料汇编”两者而有之。也正因为这样，从今天看来，古类书不仅可以作为了解古代知识全貌的一种工具，而且也是古代文献资料的渊藪。







## （一）类书在古典目录学中的位置

谈谈类书在我国古典目录学中所处的位置，主要是借此以明确类书的性质，同时也说明它们在古典目录学中的部位及其变革。

我国的古籍，自晋、隋以来，按“四部”分类——经、史、子、集，每一部代表一个大的门类。类书和丛书，实际上都综赅四部的书，是哪一部也容纳不了的。但习惯上总是把这两类书籍，特别是类书一类，放在子部里。例如，清末张之洞撰《书目答问》，把丛书独立成一部，和四部相并而成为五部，但是，类书还是放在子部里。不过，在类目下附了一个注说：“类书实非子，从旧例附列于此。”<sup>①</sup>因为传统上有一种看法，认为子部的内容是可以综括群类的，好像我们今天的“总类”一样。这种看法，是由于子部里有“杂家”一类，而“杂家”本是“无所不包”的。所以，当类书在古典目录学里还没有被独立安置一类时，是附处在杂家类里的。《隋书·经籍志》著录类书性质的书十多部于子部·杂家类的末尾，是作

---

<sup>①</sup> 撰《书目答问笺补》的江人度曾上书于张之洞论目录学的配隶问题，其间对此亦提出了意见，他说：“《隋志》以类书入子部。考诸子之学，儒、墨未碍于并立，名、法亦有所取材，宗旨各殊，不嫌偏宕，畦径独辟，别具精深，所谓自成一家言也。类书者，肴饌经、史，渔猎子、集，联百衲以为衣，供糗祭于枵腹。岂可杂厕丙籍，混迹子家？[原注]中堂原注亦有‘类书实非子’之语。”



为杂家的附庸或杂家的一支看待的。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的意见,《隋志》的杂家类实包容四支:(1)诸子之属,(2)杂家之不名一体者,(3)类事之属,(4)释家之属。《隋志》上虽未标明这些属名,但从书籍的排列次序上看,界线是很清楚的,没有以此入彼的混乱。

在《隋志》以前,晋·荀勖编《中经新簿》,那时类书方诞生不久,尚只有始祖《皇览》一部。但是,这唯一的份量巨大、性质特殊的书籍已引起了注意。据《隋志·序》说:“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三曰景部,按,“景部”即“丙部”,因唐高祖之父名昺避讳改;又,其时史部为丙部,子部为乙部,及东晋著作郎李充“因荀勖旧簿四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于是史部居乙,子部居丙。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这样,荀《簿》是以《皇览》入史部。但“皇览簿”只能有孤零零的一部书,何以与“史记”、“旧事”等并列一类是一疑问;其何以在史部,是又一疑问。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举《中经新簿》有不可解者三,其一是:“《皇览》何以与《史记》并列?”(页72)。所以,《隋志》对此作了处置,将类书移至子部,附在杂家类的后面。

**类书独立成类** 类书在子部里独辟成为一类,是始于唐开元时毋煚编《古今书录》。《古今书录》已佚,但五代·刘昫《唐书·经籍志》是循《古今书录》辑成的。在《唐书·经籍志》里,丙部子录有十七家,其第十五家为“类事家”。类书于是脱出了杂家类而独自成为一类。

这个变革的重要意义是:(1)认识到类书和杂家书



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2)显示类书已更加增加，蔚为大观，既有必要且有可能独自成为一类。明·焦竑《国史经籍志》类家的《小叙》说：“前史有杂家，无类书。近代纂述丛杂，乃为别出。要之，杂家出自一人，类书兼总诸籍，自不容涵也。”大体上说出了这两项重要意义。

这个变革的重要影响是：类书从此独占一类，不为附庸，已无异议。由《新唐书·艺文志》以下，到清乾隆中的《四库全书总目》，到近、现代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中国丛书综录·子目分类目录》、《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等都是如此：隶之于子部而为独立之一类。只是类的名称异于《唐书·经籍志》：《新唐志》称“类书类”，《宋史·艺文志》称“类事类”，《国史经籍志》称“类家”，《中国丛书综录》称“典故类”，而以“类书”夷为属名；然绝大多数是照《新唐志》称“类书类”，包括《四库全书总目》和《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等。

**主张类书由类升部** 南宋初年，莆田郑樵撰《通志·艺文略》，他的分类法打破了“四部法”，以古今书籍分为十二大类：经类第一，礼类第二，乐类第三，小学类第四，史类第五，诸子类第六，天文类第七，五行类第八，艺术类第九，医方类第十，类书类第十一，文类第十二。于是类书类不为诸子类的隶属，而与诸子类相并，意味着类书类升级为部级。其后，南宋端平中，樵之族孙郑寅“以所藏书为七录：曰经、曰史、曰子、曰艺、曰方技、曰文，曰类”。见《直斋书录解题》五十六卷本卷25、二十二卷本卷8。姚名达



《中国目录学史》称寅所立七类“在分类学中，颇近合理。……类书包含一切，更不宜屈居于末。今郑寅能拔艺、技、类与四部抗颜行，真可谓目光如炬矣”。页114。

明正德时陆深撰《江东藏书目》，嘉靖中晁瑛、孙楼各撰《宝文堂书目》和《博雅堂藏书目录》，万历中张萱撰《内阁书目》，清嘉庆时孙星衍撰《孙氏祠堂书目》等，都把类书和诸子并列，处于抗衡而非从属的地位。

这样做法，都是发见了类书的内容是包举四部的百科全书性质，因而觉得它们不应当隶属于四部中之一部。明嘉靖时胡应麟、万历时祁承燾在这个问题上，都有明确的意见提出：

类书，郑《志》另录；《通考》仍列子家，盖不欲四部之外别立门户也。然书有数种：如《初学》、《艺文》兼载诗词，则近于集；《御览》、《元龟》事实咸备，则邻于史；《通典》、《通志》声韵礼仪之属，又一、二间涉于经：专以属之子部，恐亦未安。余欲别录二《藏》及贖古书及类书为一部，附于四大部之末，尚俟博雅者商焉。（《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九《九流绪论》下）

夫类书之收于子也，不知其何故？岂以包宇宙而罗万有乎？然而类固不可以概言也：如《山堂考索》，六经之原委，纤备详明，是类而经者也；杜氏《通典》、马氏《通考》、郑氏《通志》，历朝令甲，古今故典，实在于此，是类而史者也；又如《艺文类聚》之

备载词赋、《合璧事类》之详引诗文，是皆类而集矣。余谓宜另附四部之后。（《澹生堂藏书约·藏书训略·鉴书》）

事实上，不仅这一或那一类书近经、近史、近集，而是这些类书每种都包罗万有、赅括四部。故议以类书自居一部，与四部相并，是有理由的。不过在历来古典目录学的实际使用上，还是类书类隶子部的占优势。这个事实情况，是应当照顾的；可是在理论上，我们也应当支持类书自居一部的主张，因为这个理论能够更彰明地揭示类书的性质。

《四库全书总目》虽仍旧贯而把类书类放在子部里，但它也明确类书实非四部的任何一部所可收容的，它在类书类的《小叙》中是有所交代的：

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皇览》始于魏文，……《隋志》载入子部，当有所受之。历代相承，莫之或易。明·胡应麟作《笔丛》，始议改入集部，然无所取义，徒事纷更，则不如仍旧贯矣。

但是它说胡应麟“始议改入集部”，是错误的。胡是主张独立一部，“附于四大部之末”；而实行独立为一部者，也早已有之。《四库》是惮于改变，知而不能行，才仍旧贯罢了。



## （二）类书的起源和远源

明确了是怎样一种性质的书称为类书，才好确定类书的起源是什么书。

如前所述，我国古代类书是“百科全书”和“资料汇编”的综合体。另外还要加上一条，就是它们的形式是区分门类的。“类书”的名称，本是由此得来。所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易·系辞传》语：“事类相从，聚之义也”皇甫谧《甲乙经·序》语者是。

区分门类是为了便于查检，便于按图索骥。后来发明了临事求检的更便捷的编排方式，就是采用“字典式的”依韵编录的方法。这种类书，已消失了分类的形式，但是不因此而影响到它们的百科性质和资料汇辑的实质，并且依韵编录也是由便于查检的分类方式衍生的、发展的，所以这种没有分类形式的类书仍然是类书。

**《皇览》是类书的始祖** 魏文帝曹丕在延康元年（220）到黄初三年间〔220—222〕召集群儒编成了一部在当时书籍体制上是完全新型的书——《皇览》。这书的性质和形式完全符合于上述的条款，所以它是古类书的始祖。宋·王应麟《玉海》说“类事之书，始于《皇览》”《玉海》卷54《承诏撰述》和《类书》篇；明·焦竑《国史经籍志》说：“流览贵乎博，患其不精；强记贵乎要，患其不备；古昔所专，必凭简策，综贯群典，约为成书，此类家所由起也；自魏《皇





览》而下，莫不代集儒硕，开局编摩；乃私家所成，亦复猥众；大都包络今古，原本始终，类聚胪列之，而百世可知也；韩愈氏所称‘钩玄提要’者，其谓斯乎！”《国史经籍志》卷4下·类家·小序。这些说法都是对的。

由于《皇览》到赵宋时代已亡佚，学者不及见，乃以为类书起于齐、梁间，如衢州本《郡斋读书志》卷14《同姓名录》条下说：“齐、梁间士大夫之俗，喜徵事以为其学浅深之候，梁武帝与沈约徵栗事是也。类书之起，当在是时。”袁州本卷3下《同姓名录》的解题里没有这几句话，或者是发现不对而删去了。这个把创始时间推迟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杂家乃类书托始说** 另有一种说法，是把类书的开端推得早早的，认为战国季年的杂家著作，即类书之所托始。倡其说者为清代中期的学者汪中。《述学·补遗·〈吕氏春秋〉序》<sup>①</sup>说：

司马迁谓不丰使其客人人著所闻，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然则是书之成，不出于一人之手，故不名一家之学，而为后世《修文御览》、《华林遍略》之所托始。《艺文志》列之杂家，良有以也。

接着，以辑佚名家的历城马国翰推广此意，也在其《玉函

<sup>①</sup> 题下原注云：“代毕尚书作。”即代毕沅作的。但《吕氏春秋新校正》前面的毕氏自序，并不是这一篇，不过确实吸收了汪中的许多看法写在里面，可信是以汪文为蓝本而改写的。然而汪氏那句大胆设想的“而为后世《修文御览》、《华林遍略》之所托始”的话，毕氏并没有敢采用。



山房文集》卷3的《〈锠珠囊〉序》中说：

类书之源，开于秦，衍于汉。余观《吕氏春秋》，《十二纪》取诸《月令》，《至味篇》取伊尹书，《当染篇》取墨子书，《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述后稷之言，与《亢仓子》所载略同。而取黄帝、老子、文子、子华子之说，不一而足。意盖以周《月令》为纪，杂采百家分属之。此**类书之最先者也**。

《淮南鸿烈》实仿《吕览》为之，书中采文子语几尽；其它大抵皆有所本。刘向《洪范五行传记》及《新序》、《说苑》，率取古说，分类条列，皆类书也。

乃《唐书·艺文志》别列类书一目，托始于何承天、徐爰并合之《皇览》。考《魏志·刘劭传》：“黄初中，受诏集群书，号《皇览》。”岂《志》以《吕览》、《淮南》及中垒之书所征引不可复见，而据《魏志》为断欤？

马氏在辑佚实践中与类书的交道打得透熟，所以这些是他的深刻体会之语。当然也应看到，诸子各有其宗旨，纵使为杂家言，“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依然有其中心，如《吕览》之宗于儒，《淮南》之归于道；并且绝不是专以资料为标榜。因此，与“肴饌经、史、渔猎子、集，联百衲以为衣，供獭祭于枵腹”的类书毕竟有别。故视杂家





言的《吕览》为类书的“远源”则可<sup>①</sup>，竟谓类书始于《吕览》则不可。这也就是“杂家”和“类书”之间的一条分界线。当然，它们之间有通气孔，故古典目录学的著录中，开始时是把类书附列于杂家类中——为何不列于它类而要置于杂家，便是一个可以玩味的问题。明乎此，一些古籍间的脉络、关节，可以“思过半”了。

**《尔雅》为分类书籍之所昉** 由于类书是明标类目，分别部居的，所以也要追溯分类书籍的起源。今人张舜徽反对马国翰的说法，而以为《尔雅》应是类书之所起。他在《清人文集别录》卷15中说：

国翰此言，乃由乎不明古书体例而致谬戾耳。夫诸子百家，以立言为宗，例多援据旧语，以明欲宣之义。“《诗》云”、“《书》曰”，见之《论语》、《孟子》者，亦已多矣，安得悉谓为类书耶？

类书之起，昉于明分部类、据物标目，盖必推《尔雅》为最先。

此说有其“类书远源论”的一部分道理，而驳议为未当。因马国翰不说“一切诸子”的“援据旧语”，而是说兼综诸家的“杂家”援据旧语。本来嘛，杂家之兼综，类书之集裘，就是构成了它们的血缘关系。至于类书的分类形式，

<sup>①</sup> 这也好像有的学者认为《管子》和大、小戴《礼记》是“丛书”的远源一样。但真要指出“丛书”的始祖，还是要举《儒学警悟》和《百川学海》。